

云南少数民族 哲学思想史论文选集

(第一集)



中国哲学史学会云南省分会编

前言

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一九八〇年以来有了蓬勃地开展，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是云南省各民族的专业和业余的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辛勤劳动的结果，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正确领导、积极支持以及中国哲学史学会热情鼓励的结果。这些成果有资料、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论文中，有些尚未发表过；发表了也分散在全国各种出版物之内，这对于交流成果、互相学习、情况了解甚为不便。因此，我会决定把一九八〇年以来发表和未发表的有关论文，选择有代表性的，辑为文集陆续刊出，供同志们参阅、研究和批评、指导。

这本论文集的刊印、出版，得到了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指导和支持，由此这本集子今日才能同读者见面。因此，我们要特别地感谢他们。

本辑的编辑小组成员是（以姓氏笔划为序）：伍雄武、李国文、郑凡、夏光辅、蔡家麒。韩敬、罗秉森两同志参加了全书的组织和发行等工作。

中国哲学史学会云南省分会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于昆明

目 录

谈谈开展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研究工作的 意义.....	伍雄武 (1)
对哲学萌芽的探索——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研究 之一.....	伍雄武 (7)
自然·图腾·祖先——原始宗教发展阶段初探.....	蔡家麒 (32)
试论原始宗教起源的若干问题.....	蔡家麒 (52)
从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看神的演变——兼论人类早期 审美观念的发展.....	郑 海 (69)
创世史诗的结构和审美发生.....	郑 凡 (86)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道德观初探.....	杨奇威 (104)
※ ※ ※	
纳西族古代哲学思想初探.....	李国文 (117)
从象形文字看古代纳西族时间观念的形成.....	李国文 (132)
从象形文字看古代纳西族空间观念的形成.....	李国文 (144)
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中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朴素 观念.....	李国文 (156)
云南少数民族《创世纪》中关于世界形成的朴素唯 物主义思想.....	李国文 (178)
木里纳西族自然崇拜观念.....	朱宝田 (198)

谈谈开展云南少数民族哲学、 社会思想研究工作的意义

伍雄武

云南除汉族外，有二十二个少数民族和族系尚未确定的苦聪人。三十年来，对这些兄弟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经济、政治制度，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然而，对他们的哲学、社会思想却很少、甚至没有作过专门的调查研究。这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共有一千多万人，占云南人口三分之一，其中许多又聚居于边境线上，我们应当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而为了了解现实的思想，则又必须研究他们思想发展的历史。研究这一千多万人民的哲学、社会思想的历史和现状，这是我们云南以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而又急需进行的工作。

这项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大家知道，引导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早期封建社会的民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然而，人们却往往只注意这个问题的经济和政治方面，而忽视其思想意识的方面。其实，它的思想意识方面和经济、政治方面一样地复杂而重要。比如，对于西盟佤族由原始社会末期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过渡”，研究其经济方面（由村寨公有制与初期私有制相结合的原始经济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固然重要，而研究其思想意识方面（原始生产方式

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意识超越阶段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意识过渡)同样不可忽视。在这个“直接过渡”中,显然不存在克服所谓个人主义的问题,而原始的平均思想和在氏族内部共同劳动、互相帮助的思想,是应当克服,还是应当经过改造后加以发扬,如无研究,就难于回答。即使比较发展的民族,如西双版纳傣族,解放前夕已处于封建领主社会,但是,其封建意识和内地汉族的封建意识就大有差别。比如,在家庭婚姻观念中,夫权思想就不突出,妇女在家庭中有较高的地位;自由恋爱、妇女再嫁,并未受到反对,而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因此,在傣族的家庭婚姻观念中,什么是封建意识?在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中怎样反对封建意识?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至于有的汉族同志,看到傣族结婚、离婚比较自由、婚姻关系不太稳定、有的妇女多次结婚和离婚,就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因而横加指责和批评,这种做法显然过于简单和粗暴了。那末,傣族的家庭婚姻观念是否就完美无缺因而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家庭婚姻观念了呢?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意思只是说,傣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家庭婚姻观念是要研究的,否则,就无法确定它的社会意义,无法确定它和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关系,因而也就无法确定我们今天对它应采取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处于原始和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怎样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呢?其哲学思想尚处于萌芽状态,或者还处于朴素唯物主义阶段的人民,他们怎样才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呢?这些,都是要研究的问题。而当前至少要

研究，在这些少数民族的思想史中究竟形成了哪些基本的哲学、社会思想概念？这些概念在认识史中有怎样的地位？它们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又有怎样的关系？对这些方面如果毫无了解，那末，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难于进行，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汉语译为少数民族语言也难于准确完成。比如，有的少数民族，就没有同辩证法的“矛盾”相应的概念，也没有抽象的“对立”、“统一”概念，在译“矛盾”一词时就遇到很大困难。于是有人在口译中就把“矛盾”译为“打架”。按照这样的译文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有不出偏差的呢！

人们普遍都赞赏少数民族的史诗、民歌、音乐、舞蹈、美术等等，誉之为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的奇葩异卉。然而，对少数民族的哲学、社会思想人们又怎样看呢？在有些同志看来，长期处于原始和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在这方面是不值得注意的。他们认为，在文艺方面，各民族有不同的特色和风格，不能简单地用水平高低这一把尺子来度量，各族文艺宛如一个大花园，牡丹艳丽，兰草幽雅，各具特色，难分高下。而哲学、社会思想在他们眼里，却象一片灰色的沙漠，各民族之间除了时代的远近、水平的高低外，再没有其他差别，故而，高水平值得注意，低水平不须一瞥。其实，不同民族的哲学、社会思想，除了共性和可比拟的远近之分、高低之别外，尚有各自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古代中国、古印度、古希腊的哲学、社会思想就各有其特殊性，是不同的类型，它们都为人类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难道云南二十多个民族就没有自己特异的智慧之光吗？不是的。比如，

古代纳西族人民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起源就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在《东巴经·创世纪》中说：“万物有‘真’有‘假’，万物有‘实’有‘虚’。真和假相配，产生了光亮亮的太阳；假和虚相配合，出现了冷清清的月亮。太阳光变化，产生绿松石；绿松石又变化，产生一团团的白气；白气又变化，产生美妙的声音；美妙的声音又变化，产生依格窝格善神。”①在哲学的萌芽时间，就提出真、假、虚、实的概念，并把声音作为万物产生的一个本源和演化阶段，这在各民族中是独具特色的。怎样对之作出评价，是需要研究的。同样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傣族和汉族就有很大的差别，除了前面所说的婚姻观念不同外，傣族又具有突出的农村公社的平均思想，村社的成员平均承受“负担”（封建劳役、贡赋）、平均分配土地……。对傣族社会思想的这些特点，我们也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

云南各少数民族解放前曾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等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人们称之为“活的社会发展史”。与此相应，各少数民族也就分别处于人类思想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又是“活的人类认识史”。研究这部“活的认识史”，毫无疑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我们知道，要了解人类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就需要研究儿童智力发展的过程②。瑞士学者让·皮亚杰提出所谓。发

①《创世纪》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2页。

②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399页。

生认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不管多么高深复杂，都可以追溯到人类的童年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胚胎时期^①。此说即使成立，也只讲了人类个体的认识发展规律，至于整个人类的认识发展规律，尚不能完全用研究儿童的认识发展来代替。^②要全面把握整个人类认识发生、发展的规律，建立人类的“发生认识论”，除了研究儿童智力发展史外，毫无疑问，还应当研究人类的童年时期——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的思想发生、发展过程。一个人的童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然而子子孙孙却可以不断地重复童年时期；我们可以不断地找到无数儿童来进行研究。然而，整个人类的童年一旦过去就永不复返，而只能从文物和书籍中去寻觅了。这就向我们显示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这部“活的认识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应当抓紧搜集和研究目前尚“活”在现实中的认识史，不要等到它们已经成为“死”的历史以后，再从回忆和文物中去追思和推测。从云南少数民族现实的和不久前的生

①参见让·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朱智贤：《皮亚杰心理学思想及其在教育上的意义》（上）《光明日报》1981年4月8日。

②让·皮亚杰在《儿童的语言与思维》的《第一版前言》中也认为：“儿童的逻辑与原始种族的逻辑在某些方面十分相似，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很不相同。”儿童的逻辑与原始种族的逻辑是“复杂的一种平行现象”。

活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关于哲学、宗教、伦理、审美等观念以及逻辑思维发生、发展的直接而生动的材料。例如，从本辑所收录的佤族资料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原始宗教和世界观的结合。在这种原始的宗教观念中，鬼和神尚且不分；这些鬼神众多而不相统属，却又控制了原始社会末期的佤族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是由佤族人民自身中产生出来而又压在佤族人民身上的异己力量。如果把这些材料和地下发掘出来的殷商以前的文物资料作一番比较研究，很可能会得出许多有启发的结论。

云南少数民族，如，白族、回族、傣族、彝族、纳西族等，在历史上都产生了许多闪耀异彩的文献、典籍和对思想史有影响的人物，凡此，我们都应当给予应有的重视，开展搜集、翻译、研究的工作，以此来丰富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园地，也应如文艺园地一样，是各民族百花齐放、竞艳争辉的大花园。

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6期

对哲学萌芽的探索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研究之一——

伍雄武

一、研究哲学萌芽的重要意义

1、没有源头的哲学史是不完整的

不考察黄河的源头，就不能说对黄河的全程已有了解。不研究哲学的起源和萌芽，就不能说对哲学发展的全程有了完整的认识。因此，哲学史，主要是哲学学说的历史，但也应当包括哲学学说的胚胎、发生、发育的历史。完整的哲学史，应当从哲学学说之前开始。

2、研究胚胎和萌芽是揭示本质的重要途径

胚胎学和比较胚胎学的研究，是认识动物和植物个体发育的本质和规律的重要途径。

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胚胎”和起源，是认识这些现象的本质的的重要途径。如，恩格斯通过对近代落后民族和古代历史的研究，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深刻而清晰地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本质；普列汉诺夫通过对原始意识的研究而著《没有地址的信》，揭示了艺术与社会生活、艺术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保尔·拉发格在《思想起源论》中根据原始民族的思想资料，有力地证明了生产方式对思想的决定作用。

由此我推论：对哲学的起源和萌芽的研究，应当是认识哲

学的本质和社会作用的重要途径,而研究中国哲学的胚胎、萌芽的过程,必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和整个中国哲学史。

二、云南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对研究哲学萌芽的意义

云南除汉族外有二十三个少数民族。到解放前夕(1950年),这些兄弟民族中的基诺、独龙、崩龙、怒、布朗、景颇、佤、拉祜、傈僳等九个民族,仍全部或部分地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注:上述民族,多数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因而同一民族分散在不同地区,而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同一民族,有的部分已为封建社会,有的部分却处于原始社会,故说“部分地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因此,上述兄弟民族的社会意识,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仍相应地处于原始意识阶段。此外,解放前已进入阶级社会的云南少数民族,如彝、傣、纳西等,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也保留着丰富的原始意识的资料。所以,云南少数民族哲学思想是研究哲学起源和萌芽的资料宝库。

云南省面积三十九万多平方公里,在这样一块土地上聚居着二十三个兄弟民族,这些兄弟民族又交错而居,常常一个县、一个区里就有几个民族的村寨相错落交织。这种情况,就为不同民族哲学思想起源、萌芽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条件。云南的古代民族大体分为三个族群:氏羌、百濮、百越^①。氏羌族群是今彝、纳西、拉祜等兄弟民族之先民,他

① 参见马曜:《云南二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源和流》。

② 《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一期。

们大约是由我国西北高原南下进入云南的。他们属于所谓“大陆文化类型”。百濮中的一部分后来形成云南土著的佤、布朗、崩龙等族。百越则是傣、壮等族的祖先。百濮和百越属于所谓“海洋文化类型”。有同志认为，我国古文化是由华夏族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和以夷越族为代表的海洋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①。因此要了解中国先秦古文化的起源和形成，就应当研究“海洋文化类型”和“大陆文化类型”的起源和融合。在中原地区，这两种文化类型早已融合，而在云南，氏羌、百越、百濮族群的后裔，即今之各少数民族，虽有了巨大的变化、发展，但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而在很多方面还保存着古代文化类型的特征，从而为了解中华民族古文化的起源和萌芽，提供了大量活的历史资料。

三、原始意识的存在形式

——史诗、神话和原始宗教

从现有的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资料来看，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并没有独立的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而只有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我们称之为“原始意识”。物质世界开始于混沌，人类的精神世界大约也开始于大朴未分之混沌——原始意识。原始意识有两种存在形式：史诗、神话和原始宗教。在史诗、神话和原始宗教中，

① 参见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在东南亚区域民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二期。

认识和迷信、现实和幻想、唯物主义因素和唯心主义因素混合在一起，难分难解，在以后的发展中，它们才逐渐分化，而出现文明时代的各种认识形式和意识形态。

1、史诗、神话

云南各少数民族都有大量关于天地、万物、人类起源以及本民族历史、风俗的传说和神话。这些传说和神话中，既有真实历史的记忆，也有幻想和想象的产物。它们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串联起来，建立起内容之间的联系而成为一套系统的传说和神话。这整套的神话、传说用诗句吟唱出来，就成为史诗。因此，史诗是真实的历史和幻想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是原始意识的总结。

云南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只不过较发展的民族已将史诗用文字记载下来，并受到专人的修饰、加工，而解放前相对落后的民族则只有口头传诵的、更原始朴素的史诗。我所知道的云南少数民族著名史诗就有：

纳西族：《东巴经·崇搬图》（又译为《创世记》、《迁徙记》等名称）

彝族：《梅葛》、《阿细的先基》、《查姆》、《西南彝志·创世志》

拉祜族：《牡帕密帕》

傣族：《巴塔麻戛捧尚罗》

崩龙族：《达古达楞格莱标》

阿昌族：《遮帕麻和遮米麻》

佤族：《司岗里》

景颇族：《穆瑙斋瓦》

傈僳族：《创世纪》、《我们的祖先》

独龙族：《创世纪》

布朗族：《顾来亚》

这些史诗的基本内容是：第一、天地的起源；第二、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第三、万物（原始时代所知道的各种具体事物）的产生及其性状的来历；第四、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各种关系、方法、习惯的来历和含义。由此可见，史诗所涉及的是当时人们所知、所想象得到的整个世界，史诗的内容就是对这整个世界的全面说明。处于原始阶段的人们，把世代积累起来的、对整个世界以及各种事物的理解，总结到了史诗之中，因此史诗是原始时代人类认识的一份总结。但是，史诗并不是理论科学，它是原始意识，它仍然是科学认识、幻想、文艺、宗教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史诗在原始社会中有崇高的地位。解放前西盟马散地区佤族把吟唱史诗《司岗里》（出人洞）作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内容，认为《司岗里》具有神秘的权威以至将它当成咒语，巫师（“魔巴”）必须会吟唱《司岗里》^①。在原始时代，成年人都熟知史诗的内容，

①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云南省西盟卡瓦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1956年）中说：“永广寨原有最大的魔巴艾闷，已在数年前死了，现在若砍牛尾巴则须到本部落的小邦浪去请大魔巴艾闷（姓退）来主持，因为只有这样的大魔巴才能‘比’，即朗诵关于‘出人洞’的长篇史诗，须连续不断地唱十数小时……”（“砍牛尾巴”是重要的宗教仪式）。在《云南西盟大马散卡佤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中说：“马散最大的魔巴叫做底，底能念最长的咒语，即人类起源的传说。”

并以之作为行动的指导，因此，史诗可视为原始的意识形态。

2、原始宗教

除史诗外，原始意识的另一形式就是原始宗教。在原始时代，原始宗教的观念对人们的行为有强烈的影响。原始宗教同神话、史诗相结合，也同原始的文学、艺术以及科学认识浑然不分，不能把它看成为宗教同样性质的社会意识。

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主要观念如下：

(1) 事物和现象后面有主宰的观念。

认为每一种事物和现象后面都有一个主宰，事物由它甚至就是它活动的结果。这些主宰有喜怒、好恶，即有意识，但相互无统属关系，也无共同的称谓（在译为汉语时，有的译为“××鬼”，有的译为“××神”；有的译为“××精灵”）。人们畏惧这种主宰，但又企图通过祭祀或咒语去影响或支配它们。如，勐海县布朗山布朗族认为，生产的主宰是“色家荒”，风、雨、雷、电的主宰是“板哈披天”，庄稼生长的主宰是“色家格代”，旱谷（旱稻）的主宰是“色家格洛”，棉花的主宰是“披朋”，疾病的主宰是“色家”，水的主宰是“色家翁”。①

(2) 灵魂观念

认为人体之中有一种不同于肉体的东西——灵魂，人的死亡、做梦、疾病都由灵魂决定（或者说是灵魂的不同状

① 参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态)。例如，傈僳族认为人死是由于灵魂离开肉体所致，而灵魂离开肉体是由于“扣扒”（杀魂者）把它勾走。①佤族认为，在梦中离开人体的叫“破”（影子的意思），梦就是“破”离开人体到游荡所致②。纳西族认为，人生病是由死去的人的灵魂侵犯活人灵魂的表现。一种是死人的灵魂回来向活人的灵魂要东西，另一种则是凶死者的灵魂危害活人灵魂③。由于灵魂能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因此在亲属死后，一方面害怕其灵魂危害活人而力求将之送走，另一方面，又希望其灵魂留下来保护活人的灵魂。如纳西族在亲属死后要求作“送魂”的仪式，将死者的灵魂送往祖先居住的地方。西盟佤族认为，人死后成为“莫昂”，安葬后三天莫昂就附在坟上的某一个昆虫上，这昆虫被称为“出”，亲属将“出”拿回家，装在一个竹筒里，供奉在主火塘主位的右边，当作一家的保护者④。

（3）图腾观念

“图腾”一词为一种印第安语言的音译，原译为：“他的亲族”。马克思说：“‘图腾’一词表示氏族的标志或符号。例如狼是狼氏族的图腾。”（《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文版第134页）从云南少数民族的资料来看，图

① 参见《云南省怒江傈僳族社会调查》（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

② 参见《云南西盟大马散卡瓦社会经济调查报告》

③ 参见《宁蒗县纳西族调查材料》（三）

④ 见《云南西盟大马散卡瓦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

腾是某种事物（自然界的或社会的），它被当作氏族的始祖和保护者，同时也被作为本氏族的标志和象征。解放前傈僳族各氏族分别以下述事物为图腾：虎、熊、猴、羊、鸟、鱼、鼠、蜂、蛇（以上为动物）；莽、竹、木、麻、菌、菜皮（以上为植物）；霜、火（以上为自然现象）；犁、船（以上为生产工具）①。

原始宗教观念同史诗、神话紧密结合为统一的原始意识。一方面，史诗中的神与英雄，常常就是原始宗教崇拜的神灵；另一方面，原始宗教又常以史诗作为自己的统一的理论说明，史诗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明神灵的来历。原始宗教的仪式中常以吟唱史诗为一个内容。

四、原始意识中哲学思想的萌芽

原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开端。社会意识具有两方面的社会职能，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反映并反作用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由此，原始意识也就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开端，另一方面作为认识的开端。对于原始意识中的哲学萌芽如何反映和反作用于原始社会的经济关系，本文暂不作考察，而只对于原始意识中的哲学认识的萌芽，作一初步的分析。

1、对天地起源的认识

不论中国、西欧或印度，最早的哲学学说都以宇宙和万物的本源问题（包括本源和宇宙发生两个方面）为自己的主要内容。然而，本源问题在认识史上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早

① 杨毓才等《傈僳族简史》1980年油印本。